一

燈是紅的，幽暗的紅色燈光，有一股神秘的幻影。酒盞裡泛着綠波，映着美嬌的雲鬢，流動的眼神，淫邪的笑。

濃烈的低級香精氣息，充塞室內，任窗外輕風怎樣吹拂，也吹不散惡濁的香精氣氛，和刺鼻的酒臭。

老趙瞇着一雙醉醺醺的鼠眼，死盯着美嬌，嘴裡一邊含糊地說：「脫！」

美嬌扭動一下軟棉腰肢，掙離老趙的糾纏，隨手從放置在小几上的磁盤內，撮取幾粒瓜子，撒到老趙臉上。老趙那双瞇着的鼠眼，閃過一陣紅艷，禁不住更加緊的嚷着。「嗬，脫！」

老趙的鼠眼，此刻瞇得更緊了，他開始搖幌着肥臃的體軀，朝向美嬌追去。手中擎着杯米酒，流洒到席上，淋濕了一小塊榻榻米。

美嬌退避到房間角落，浪聲浪氣地笑着。

老趙揪住美嬌衣角，放下酒杯，用那隻粗大的手，去搔美嬌的腰肢。

只聽到美嬌的笑聲更大了！

「嗬！脫！嗬！脫！」老趙反來覆去重複地說。

一聲輕細的嘶响，不知是老趙還是美嬌自己，扯開了衣服的拉鍊，那件滿布花邊、薄薄的迷你睡褲，癱瘓在榻榻米上。

現在，顯露在老趙眼前的，是一副只穿着狹窄三角褲、皮膚粗黑的美嬌胴體。雖然，在她兩條短截的腿肚上，留有幾塊不平整的疤痕，但是，美嬌仍未失去一個少女所有的那股誘惑魔力。

「嗬！嗬！親親！」

老趙醉眼模糊地貼緊美嬌，貪饞地搔弄着美嬌的腰肢，和那個豐滿的回臀，醜態百出。

室內依舊泛溢着酒的氣息，低級香精的氣息，混雜着老趙含糊的醉言醉語，以及美嬌浪聲的笑。

剎時，這一切沉落在一縷幽淡的紅色燈光幻影裡。夜，漸漸深沉了。

二

夜深，紅燈又一次驟然透亮，如同魔鬼眼睛，獰視小鎮街頭，對着街頭那些驟然停止的車輛。

在一輛三輪貨車上，載運兩頭雜種大黃牛，駕駛三輪機車的車主，企圖闖過紅燈。忽見一輛六輪大卡車，正從縱街急速衝過，稍不當心，街口便會埋藏着死亡的陷阱。

三輪貨車只好等待那輛卡車馳過，綠燈亮起，才將車輛駛去。

三輪車在綠燈光影裡馳去時，一陣廉價香水和酒臭的混合氣味迎面吹來，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，他加足了馬力，快速駛過那幾條花街柳巷。

三輪機車駛出小鎮，在田野公路間馳騁，涼風透過夜幕，拂淨了車主軀體的汗濕，使他有着一些鬆爽快感。

黃牛運到家，還不到十點，這輛三輪機車跑得好快！

車主剛剛將機車停頓在自己門前，派出所的劉警員，從機車主人屋內走出來，用手摸了摸黃牛的前額說：

「嘿！里長，你買的兩頭黃牛好肥！」

車主曾經當選過一任里長，現在雖然卸職了，大家還是稱呼他里長。

「這兩頭牛，我曾看過三次，瞧，牠們的前額突出，後肢開濶，蹄圓堅實，將來生出的小牛，一定不會太差。」

機車主人，興高采烈地笑。

「里長，你眞了不起，一個人能養活全家十一口，就頗不簡單，現在又買了黃牛！」劉警員討好地。

「沒有什麼，我那幾塊山坡地，不買幾頭牛擺在那裡放牧，每年生長的野草沒有好好利用，都浪費了，多可惜！」

車主先在三輪機車上，取過一綑東西，交給劉警員，那是劉警員委托車主，順便從小鎮上帶回來的一包衣物。

劉警員走後，車主卸下黃牛，暫時繫在自己住宅旁一棵木麻黃樹下。然後，吩咐他的孩子，取過一些牧草和水，放在兩頭黃牛身旁，他自己再去修理另外一輛引擎鬆脫了的三輪機車去了。

三

紅標米酒的漿液，在老趙肚裡揮發散了。新月的光輝，抹淨了紅色燈影的幽淡。那濺污着酒液潮濕的榻榻米，那刻畫在美嬌兩條短截腿肚上，不平整的疤痕，同老趙的距離，逐漸遙遠了。

眼前，老趙所踐踏着的，是一處長滿茂密牧草的山坡地，靠近山坡斜頭，

有一塊濃密的樹林，新蓋的牛棚內，睡着兩頭雜種大黃牛。

從樹林枝葉的空隙，篩進一些月亮的光點，使老趙能夠很清楚地看到，那兩頭大黃牛，正在咀嚼着反芻出來的牧草。

老趙那双鼠眼，忽然一亮，彷彿又從酒盞的綠波中，看到美嬌鋒亂的髮鬢，和她那流動的眼神。

老趙從地上來起繫着兩頭大黃牛的繩索，走出那間新蓋的牛棚，在樹林外綠草地上兩邊張望。

「這是兩頭好黃牛，誰家買的？」

老趙難以自禁地在自己內心中贊賞。於是，老趙的腦海內，立刻映出牛市場中買賣的情景。

在小鎮街頭，那些用塑膠板搭建起來的臨時牛棚，牛棚內牽繫着各類種系不同的牛，有黃牛也有水牛。老趙能夠辨別得出，什麼牛屬於那一種系。但老趙很難看到，像自己現在牽着的兩條黃牛，飼養得這麼肥壯。

這兩條牛，如果在小鎮的牛市場內出賣，至少可以賣到兩萬三千元，也許還能多賣一些錢。

接着，迷幻的燈影，香精氣息，美嬌的笑，又像野地裡懸浮着的幅射霧，在老趙意識領域中瀰漫。

「嘻，嘻，脫！親親。」

老趙的鼻觸，彷彿又滑過一陣香精氣息。但是，在草地上，却不見美嬌穿着那件滿布花邊薄薄的迷你睡衣，從一具蘊藏着少女誘惑魔力的胴體上癱瘓下來。牧草地上，僅傳來一聲牛蹄重重撞踏泥土的聲响，兩頭大黃牛，在深沉的夜裡，毫不費力地躍過山坡邊一道深陷的地溝，向前奔去。

「嘻，脫！親親！」

這聲音似乎愈來愈同老趙接近了，美嬌的笑，彷彿也在幽淡的紅燈魔影裡，瀰漫、懸浮。

從泛動着濛濛幅射霧中，老趙看到延伸在山坡底下平坦的公路，續過了點點燈光的村舍。村舍很沉寂，被封鎖在稀薄的夜幕裡。

忽然，傳來了機車馬達的聲响，在暗淡的夜幕裡，顯映着迷濛的燈光。但那燈光，既不是幽紅，更不是秘綠，而是一縷閃動的亮白。

老趙跳下一處山坡，站立在公路邊旁，攔截住那輛正在迷濛霧氣裡疾駛的機動三輪車輛。

「車子載貨嗎？」老趙問。

「這是空車，貨物送走了，現在打算回家，你要運什麼？」駕駛三輪機車的主人答。

「能夠再跑一趟嗎？」

「到什麼地方去，送什麼東西？」

「牛，小鎮的牛市場，天亮前必須要趕到那裡！」

「好啦，反正現在回家，也是睡不到幾個小時的覺了。」

原裝進口，現貨供應！

英國卜內門公司附屬植物保護公司新出品

專治蚜虫、潛葉蛾特效藥品的

新"賽福施" Sayfos' 70-SDP

＊低毒無臭・人畜安全

＊持久浸透・作物無害

嘉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仁愛路三段26號2樓　電話：776815, 782796

《詳細說明書備索》農林廳農藥字第309號

老趙同三輪機車車主，談好了運牛到小鎮市場去的車資。當老趙從山坡牧草地裡，牽出那兩頭待運的雜種大黃牛時，駕駛三輪機車的車主，不禁楞呆了一會。可是，他仍舊保持着冷靜與沉默，幫助老趙，把那兩頭大黃牛，裝上機車。然後用車上準備的一些較粗的繩索，將黃牛的身軀和腿蹄綁縛，穩定在機車的欄架上。

從快要隱逝的新月朦朧光輝中，三輪機車的車主，看看自己新買的黃牛，看看心神恍忽的老趙。

四

朦朧的新月隱逝了，懸浮的輻射霧消失了，夜色更深沉。

一輛裝着兩頭黃牛的三輪機車，開足了油門，正加大馬力，在黑夜的公路中央，向前疾馳。

老趙坐在三輪機車駕駛座右側，口角啣了一根香烟，在急速流動的夜間氣流裡，那枝烟燒燃得好亮好亮。絲絲星火，打從老趙臉頰滑過。

三輪機車車主，拼命掀按喇叭，使那輛疾速馳駛的機車，像一隻荒野中的餓狼，在夜的靜空中，瘋狂地嚎叫不休。

也許是煞車太快，這輛機車忽發出嘎嘎的如同鐵器斷裂般的碎响，機車驟然停止在公路旁邊派出所前。

「停車?!」老趙懷疑地問。

「剛才回家時忘記了，我要送一件文件到派出所。」車主很自然的回答。

老趙又點了一枝香烟，霎動一双鼠眼，一點沒有在意。

忽然間，老趙轉過頭，在紅燈的光影裡，看到機車主人正同派出所那個年輕的警員，走近自己身旁。

在黑夜中向前疾馳

「就是他，人贓具獲！」機車主人指着老趙告訴警員。

「嘿！你眞行，里長！」年輕的警員，欽佩地贊歎着說。

「這賊頭瞎了眼睛，牽走我的牛，還要僱用我的三輪機車，送牛到鎮上的市場去賣！」

老趙手足無措，他想逃，但早被包圍在警員及車主的控制圈內。不待老趙摔掉烟頭，派出所年輕的警員，便制服了他。

「進去罷，先在派出所休息一下，等天亮後，再送分局！」

霉氣，這霉氣出乎老趙意想之外。他祇好低垂着頭，沉默地跟隨警員，走進了派出所。

這時，在老趙的耳畔，又傳來年輕警員調侃的話語：

「我常看到這傢伙來回在小鎮的花街上，想必是被那些下流的妞兒們，迷湯灌昏了頭，因此才在深更靜夜，做出這些傷損別人的胡塗事，也給我們添了許多麻煩。」

「在我們這一里中，半個月來，一共丟了六頭牛，恐怕都是這賊頭牽走的。」機車主咬着牙說。

公路上又傳出三輪機車的馬達聲响，透過派出所門前那盞血紅色的燈影，老趙再也看不到杯盞內紅標米酒綠色的波紋，看不到美嬌短腿上那些不平整的疤痕，和她那浪邪的笑臉。如今，老趙所能看到的，是派出所窗外那片深沉的夜色，夜色中只有着冷酷與寂寞。

註冊商標

新和優良種子

認明商標
歡迎試用賜顧!!

玉光西瓜子
綠王子
紋鈴
小無子

自營生產：一代交配西瓜，蕃茄，甘藍，白菜，胡瓜，茄子，花椰菜，南瓜，及其他各項優良品種。
代理經銷：日本タキイ會社長岡交配各項優良品種。
日本藤田會社產品大五寸人參及藤田交配各項優良品種。
進口批售：國內外優良蔬菜，瓜果，花卉，綠肥及其他各項種子，苗木。

生產、進出口、批發、零售

新和種子行

新和研究農場
嘉義市西門街95號(國際戲院對面北角)
電話：3479　郵政劃撥：31962